

第四章 《莫斯科二〇四二》戲擬技巧之分析

戲擬是「狂歡化」主要的話語策略，它像一個嬉笑怒罵、恣肆無忌的狂士，又像一個油嘴滑舌的小丑，嘻嘻哈哈、震耳欲聾，將道貌岸然之士攪得坐立不安、驚慌失措¹。戲擬與諷刺是不可分的，所有形式的戲擬都含有諷刺性質²。不僅如此，戲擬也將現實世界的彩色繽紛、眾聲喧嘩引入堂皇氣派的高雅體裁之中；它以調侃、戲謔的手法，暴露出高雅體裁與風格的蒼白軟弱和矯揉造作，並突顯出嚴肅話語的片面性與封閉性。布克(Booker)在《現代文學中的解烏托邦之衝擊》(The Dystopian Impulse in Modern Literature)中指出，沃伊諾維奇的《莫斯科二〇四二》具有解烏托邦小說的戲擬傳統。本章的前三個小節將分別以文學、語言與意識形態的觀點，來分析《莫斯科二〇四二》中的戲擬技巧。另外，本章第四節將以巴赫金小說理論中的「傻子」(дурак)形象，分析《莫斯科二〇四二》的敘事者形象，並探討敘事者與作者沃伊諾維奇之間的聯繫。

¹ 見註 92，第 235 頁。

² Бахтин 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5*.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 1993, с.13.

第一節 文學觀點之戲擬

壹、體裁之戲擬

巴赫金認為，由於小說的話語充滿著他人性，所以作家在語言的選用上，總要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模仿性，而對崇高話語或文體的模仿，便會產生滑稽及幽默的效果。在人類文化史上，存在許多崇高莊嚴的敘述文體，然而，由於該文體具莊嚴崇高的語境力量，若將它置於不相符的語境中，這種模仿自然就顯得滑稽，從而製造出一種特殊的幽默，產生特別的文體效果³。第二章第三節中曾經提到，後現代主義文學具有「互文」的特點，《莫斯科二〇四二》複製了其他烏托邦文學中的橋段，並且加入戲謔、調侃與誇大的成分，因此，可視為對烏托邦文學體裁的戲擬。

一、對烏托邦小說的戲擬

(一)資產共有

資產共有是烏托邦落實的首要條件，也是許多烏托邦小說中所強調的特徵。《莫斯科二〇四二》的敘事者維塔利曾夢見莫斯科共和國中，施行著資產共有制度：

「超級市場裡擺著兩個長長的貨架，架上排放著種類齊全的臘腸、乾酪、各種魚肉、魚子醬。還有各種稀有的與普遍的蔬菜水果：各種柑橘、洋薊、油梨、香蕉、鳳梨等。此外，各式飲品同樣應有盡有。超級市場裡有一些人來來往往，但是，卻沒有人買走任何一件貨品，甚至沒有人去觀望貨架上的東西。……

—為什麼沒有人買東西？是不是沒有錢？—我問道。

—當然沒有，……我們這裡的人都沒有錢，因為根本就沒有人需要錢。在這裡，每個人都可以帶走他們想要的物品，而且不須支付任何費用。但是，沒有人會帶走任何東西，人們的需求老早就得到充分的供應了。」⁴

³ 祖國頌，〈透視巴赫金小說理論中“他人話語”的敘述功能〉，《俄羅斯文藝》第4期，頁24~27。北京：俄羅斯文藝雜誌社，2003年，第25頁。

⁴ 《Москва 2042》，cc.158~159.

在摩爾的《烏托邦》中，也以相同的方式實施資產共有制：

「每一區的中心是百貨匯聚的市場，……百貨市場的旁邊是食品市場。運到這兒來的不但有各種蔬菜、水果、麵包，還有魚，以及可供食用的禽鳥及牲畜。……每一戶的戶主將物資領回本戶，不須付現金。」⁵

《莫斯科二〇四二》關於資產共有制度的描寫，看似《烏托邦》的複本，但若詳細探究可以發現，這段敘述中的矛盾語言造就出了滑稽的效果：莫斯科共和國的物資全都儲放於超級市場中，但人民卻無須自超市提取物資，便能獲得充分的供應。在此，矛盾語言是造成戲擬的關鍵，因此，《莫斯科二〇四二》中關於共產制度的描述，不是純粹對《烏托邦》的模擬，而是對《烏托邦》的戲擬。

(二)婚配規定

莫斯科共和國中關於男女婚配有諸多規定：

「男性年滿二十四歲，女性年滿二十一歲，持有地方五角星委員會的推薦書者，方能締結婚姻。推薦書只發放給已履行生產任務、積極從事社會工作與不飲酒的人。一段婚姻的時效為四年，期滿後，經五角星委員會的許可，得繼續婚姻關係；但若夫妻其中一方出現反社會的行爲，經五角星委員會的許可，得提前結束婚姻關係。生產年齡屆滿(女性四十五歲，男性五十歲)，婚姻關係自動失效。」⁶

試比較《烏托邦》中的婚配規定：

「女子要到十八歲才能結婚，男子要更大四歲。在選擇配偶時，女方不管是處女抑或孀婦，須赤身裸體，由一位德高望重已婚老婦人帶去求婚男子前亮相，同樣男方也須一絲不掛。當夫妻其中一方發生通姦行爲，或脾氣壞到無法相處，議事會就會准許另一方另行擇配。被離異的一方從此終生蒙受恥辱並過著孤獨的生活。然而有時夫婦性情不十分融洽，雙方又都有渴望共同生活的意中人，就可以在互願的情況下離異並另行婚嫁，但要事先經過議事會的批准。」⁷

《烏托邦》對於婚配的種種規定，用意在於維護倫常，終結人類的婚姻問題

⁵ 見註 15，第 106 頁。

⁶ 《Москва 2042》,c.203.

⁷ 見註 15，第 139~142 頁。

與社會亂象，在此，作者的口吻是熱切的。《莫斯科二〇四二》模擬烏托邦中的婚配規定，則以冷淡的態度調侃那些過分干涉人民婚姻自由的規範，同時暴露出《烏托邦》中繁複的婚配規定是可笑的。

此外，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敘事者一度夢見妻子與友人在公開場合有親暱的舉動，而旁人竟然向他解釋道：

「我們這裡沒有私有制度，我們的妻子們屬於所有人，所以您的妻子也是屬於我們整個社會共有。」⁸

這段關於公妻制度的闡述，是對《太陽城》公妻制的戲擬。《太陽城》將公妻制視為一種無私的制度，由一切公有的基礎衍生而來，為共產制度的源頭。而《莫斯科二〇四二》的敘事者原本生活在一夫一妻制的社會，來到共產社會後，妻子竟也變為公有，這段敘述顯示出該制度的荒謬。

二、對反烏托邦與解烏托邦小說的戲擬

(一)領袖權限

莫斯科共和國中的一切都在領導人的掌控之中，甚至是枝微末節的小事，也必須由領袖親自管理：

「格尼亞里西姆斯對共和國裡大大小小的事都非常注意。有時候他發現工人們吸煙過量，便會下令撤除工頭的職務。有時候他看到車子超速，便會記下它的車號，通知監理處。……

——他連這些繁瑣的小事都得親自處理嗎？——我問道。

——……他所有事都親自處理。」⁹

格尼亞里西姆斯事必躬親，使人不覺地聯想到《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在大洋國裡，「老大哥」總會不時地頒發「日常命令」，內容多半是對一些瑣事的規定，但是，《一九八四》中並未對「日常命令」的內容多加著墨。而《莫斯科二〇四二》中，卻刻意列舉出幾項由領導人親自管理的細枝末節，有意以誇大的手法來諷刺領袖無遠弗屆的權限，同時也是對《一九八四》中「老大哥」的戲擬。

⁸ 《Москва 2042》,c.160.

⁹ 《Москва 2042》,c.196.

(二)黨員培訓

莫斯科共和國培訓兒童及少年共產黨員的方式如下：

「一個共產黨員出生時必須接受共產黨的施洗儀式。然後他必須接受兩個階段的訓練：第一階段是預備階段，年幼的共產黨員在幼稚園裡所學的第一課，是學習對祖國、黨、教會、國安局以及格尼亞里西姆斯的熱愛。此外，他要學習撰寫關於格尼亞里西姆斯的詩歌，他還會被培訓為國安局的地下工作人員。孩子們在歡樂的氣氛下，學會互相監視、互相舉發；也學會了向訓育員密告父母、向幼稚園管理人密告訓育員。……」¹⁰

《莫斯科二〇四二》關於幼年黨員培訓的敘述，是對《一九八四》的戲擬；試比較《一九八四》中，黨員培訓的方式與成效：

「那個可憐的女人有著這種野孩子，生活一定是過得驚惶不安的。再過一、二年後，這兩個孩子勢必日以繼夜地窺探著她，尋找異端的證據。眼看著這時代的兒童，幾乎都是令人害怕的。最使父母們不安的是，諸如間諜隊等等的組織，他們已有系統地被訓練成為無法管教的小野人，而他們對於黨方實施的訓練，絕無造反的趨勢。他們崇拜黨和一切跟黨有關的事物。歌誦、遊行、旗幟、遠足、假槍操練、呼喊口號、崇拜老大哥—這一切在他們看來，都是光榮的玩意。他們猙獰兇猛的目光，完全針對著國家敵人、外國人、叛徒、破壞分子和思想犯。因此，三十歲以上的人都害怕自己的子女。「時報」每星期總要刊載一些報導，描述那些鬼鬼崇崇竊聽別人說話的小傢伙—報上通常稱之為「兒童英雄」—如何竊聽父母的談論，向思想警察告密的情形。」¹¹

《一九八四》關於兒童的思想、行為受黨箝制的描述，已經顯得十分荒謬，《莫斯科二〇四二》更將這種荒謬的情節予以誇大。在《一九八四》中，大洋國的孩童對黨的熱愛、對老大哥的崇拜、竊聽、告密等行徑，都是出於自願，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是英雄的行為；但是，在莫斯科共和國中，對黨與領袖的熱愛，以及跟蹤、告密等都是學校正規教育的一部分，孩童跟蹤、告密只是在完成他們的「家庭作業」罷了。《莫斯科二〇四二》將不合理的事物合法化，造成喜劇式的誇張效果，此為戲擬常見的表現方式。

¹⁰ 《Москва 2042》, c.204.

¹¹ 見註 51，第 17 頁。

(三)天候狀況

在《莫斯科二〇四二》敘事者的夢境中，莫斯科共和國的天候狀況如下：

「我們走了幾個小時，太陽依舊停在天頂的中心位置，既不刺眼，也不炙熱。我問卡穆尼·伊凡諾維奇爲什麼會這樣，他以友善的笑容望著我，說道：

—您難道不明白嗎？這是藝術的太陽。

—藝術？

—是的，當然是藝術。我們這裡的氣候全都是藝術。

—你們是怎麼辦到的呢？

—非常簡單，這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我們整座城市都被水晶製的鐘罩所覆蓋。

—那麼，你們這裡有季節的更替嗎？

—我們這裡既沒有季節的遞嬗，也沒有晝夜的更換，我們這兒永遠都是白天，永遠都是夏季。」¹²

這一段敘述是對《我們》的戲擬；試比較《我們》關於天候狀況的描述：

「但是跟花粉比起來，天空又是怎麼樣的呢？那是沒有一片雲去玷污的藍天。我所愛的一說我們所愛的也應該是不會錯的一只有像這裡有的那樣受到消菌，沒有一絲非難餘地的天空。在這樣的日子裡，全世界就像那道綠牆那樣，像我們的建築物那樣，是用最不會動搖、永久的玻璃所做成的。在這樣的日子裡，可以看到事物最藍、最深的地方。」¹³

無論是莫斯科共和國，或是《我們》中的單一國，氣候永遠舒適宜人，因爲這兩個國家的氣候變化都受到人爲的控制。然而，在維塔利的夢境中卡穆尼·伊凡諾維奇又刻意強調，莫斯科共和國裡沒有季節與晝夜的變化，卡穆尼·伊凡諾維奇的話語中含有誇大的成分，是造成戲擬的關鍵。

體裁的戲擬打破了文學原創與剽竊之間的界線，使得文學失去所謂的「原創性」，呼應了《莫斯科二〇四二》中「原生即再生，再生即原生」的概念。

¹² 《Москва 2042》,с.157.

¹³ 見註 37，第 20 頁。

貳、文學引語戲擬

引語即他人話語的引用，包括一目了然的、虔誠強調的、半明半暗的、隱蔽的、半有意識的、完全無意識的、正確引用的、刻意誤用的等等¹⁴。這一部分將分析《莫斯科二〇四二》中援引自其他文本的話語所造成的引語戲擬。

一、一目了然的引語

敘事者在一座格尼亞里西姆斯的紀念碑上，看見一段文字：

「我將長期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因為我用豎琴喚起了人民善良的感情，
因為我歌頌過自由，在我那殘酷的時代，
我還曾為死者呼吁同情。」¹⁵

“И долго буду тем любезен я народу,
Что чувства добрые я лирой пробуждал,
Что в мой жестокий век восславил я свободу
И милость к падшим призывал.”

這段碑文係引用普希金著名詩作《我為自己樹立了一座無形紀念碑》(Я памятник себе воздвиг нерукотворный)的詩句。在格尼亞里西姆斯紀念碑的碑文中，引用「我將長期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愛戴」一語的用意昭然若揭；惟普希金為自己樹立的是一座無形的、精神上的紀念碑；莫斯科共和國則為格尼亞里西姆斯打造了無數有形的紀念碑，因而使這段引語顯得滑稽可笑。

二、刻意誤用的引語

契訶夫(А.П.Чехов)著名的四幕鄉間生活即景劇《萬尼亞舅舅》(Дядя Ваня)的第二幕中，阿斯特羅夫(Астров)對索尼亞(Соня)說道：

¹⁴ 巴赫金 著，白春仁 譯，《巴赫金全集》(卷三)。石家庄：河北教育，1998年，第490頁。

¹⁵ 《Москва 2042》,с.168.

「一個人的好，應該是在各方面都好：不管是他的容貌、衣著、心靈和思想。」¹⁶

“В человек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всё прекрасно: и лицо, и одежда, и душа, и мысли.”

這句話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被刻意地誤用：

「一個人的好，應該是在各方面都好：不管是他的容貌、衣著和肉體。」

17

“В человеке всё должно быть прекрасно: и лицо, и одежда, и тело.”

這句話將原文中的心靈和思想篡改為肉體，有意嘲諷莫斯科共和國的人民已喪失心靈與思想，而徒剩肉體。

三、半有意識的引語

莫斯科共和國將敘事者封為克拉希克(Классик)，“классик”一詞在俄文中為「經典大作家」之意；獲得該封號後，敘事者受邀上台致詞，他在演講的開場白中脫口說道：

「你好，素昧平生的年輕人……」¹⁸

“Здравствуй, племя младое, незнакомое……”

這段話是援引自普希金的詩句¹⁹，敘事者對普希金詩句的引用，是一種半有意識的引用，他在受封「克拉希克」後，以俄國最偉大詩人的詩句向人們問候，儼然以大作家自居。但是，由於引用者與原說話者身分地位的差異，產生了不協調感，並衍生出滑稽的效果，這是戲擬中常見的手法。

¹⁶ 契訶夫 著，陳兆麟 譯，《海鷗與萬尼亞舅舅》。台北：聯經，2001年，第137頁。

¹⁷ 《Москва 2042》，с.148.

¹⁸ 《Москва 2042》，с.126.

¹⁹ Здравствуй, племя

Младое, незнакомое! не я
Увижу твой могучий поздний возраст,
Когда перерастешь моих знакомцев
И старую главу их заслонишь
От глаз прохожего. Но пусть мой внук
Улышит ваш приветный шум, когда,
С приятельской беседы возвращаясь,
Веселых и приятных мыслей полон,
Пройдет он мимо вас во мраке ночи
И обо мне вспомнит. (1835)

第二節 意識形態觀點之戲擬

在這一小節中，將分析莫斯科共和國對蘇聯共產黨無神論的戲擬，以及《莫斯科二〇四二》如何以戲擬的手法消解政治與宗教信仰之間的界線。

壹、對史達林宗教政策的戲擬

在莫斯科共和國，教會是附屬於共產黨的機構，它不再具備讚美上帝、讀經禱告、宣揚福音和團契生活的功能，它存在的目的是要宣揚共產黨的理念，並且將共產主義化爲一種宗教：

「現在，教會是黨的小妹妹，它被賦予極大的權力，但有一個附帶條件：教會不得宣傳對上帝的信仰，而必須宣揚共產主義的理想與格尼亞里西姆斯個人。」²⁰

「共產主義改革的教會必須奉行共產黨的決議與最高五角星委員會的指示。……公文中鄭重地宣告著教會併入政府組織，……共產黨教會主要的目標是培訓共產黨員將共產主義深植於心，以及培養黨員熱愛格尼亞里西姆斯。」²¹

在共產黨的薰陶之下，每個共產黨員都是無神論者：

「——……感謝上帝，我錯了。

——感謝誰？——普拉帕岡姐·帕拉莫諾芙娜驚訝地再問一次。

——他說「感謝上帝」，——依絲克琳娜將我的話重複一遍。

——根本就沒有什麼上帝，——茲維茲多尼突然以右腳踹了地面一下，

——上帝完完全全不存在，過去不存在，未來也不存在。只有格尼亞里西姆斯存在。」²²

共產主義社會強調，不安定、恐懼和個人的孤獨性將會同時消滅，因此，宗教，至少是目前所存在的宗教也一定會消滅。人們在無神論的引導下，將走向有目的的生活去²³。此外，共產主義強調無神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使共產主義本身成爲一種宗教。

²⁰ 《Москва 2042》,c.136.

²¹ 《Москва 2042》,c.202.

²² 《Москва 2042》,c.117.

²³ 赫克 著，高驊等 譯，《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上海：學林，1999年，第183頁。

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執政的共產黨一方面瘋狂地進行造神運動²⁴，另一方面也極力地消滅既存的宗教。在蘇聯時代，共產黨有系統地對宗教組織進行破壞，它所使用的策略是前所未見的²⁵，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三年，俄國的教堂就已封閉毀壞了一半，或作為其他用途²⁶，當時研究俄國宗教的學者赫克(Hecker)甚至預言，蘇聯境內的所有宗教組織都將滅亡²⁷。

一九二〇至一九五〇年，蘇聯境內曾爆發三次劇烈的反宗教運動—迫害與關閉教堂。一九二三年，俄共發動了一次大規模反宗教的迫害行動，因而引起國際社會的關切，並迫使俄共在宗教政策上不得不讓步。此時，蘇聯當局的反宗教運動逐漸趨於和緩，但是，在這個時期卻成立了「戰鬥無神會」，該組織受到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支持，繼續進行著反宗教的宣傳。「集體農場制」的推行又將俄共的反宗教運動推向另一個高峰，一九三〇年七月，共產黨代表大會決議加強反宗教宣傳。一九三七年底，時值俄共「清黨時期」，同時也展開了第三次大規模的宗教迫害行動。雖然俄共反宗教運動的成效無法得到確切的答案，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確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一九三七年，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真理報》收到一封信，內容為：

「我們否認關於上帝的寫作，我們認為過去和現在沒有過任何上帝這種人。這種事實是根據人類的來源和宇宙的來源的科學論說。但是我所關心的卻是另一件事：魔術家和幻術家是否真的存在？他們有的是什麼力量，居然可以把人腐化，能把他們變成豬狗，你也許會否認，但這是事實。」²⁸

史達林在任內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宗教迫害行動，其反宗教運動的核心主張為無神論，但矛盾的是，在史達林統治時期，他極力將自己塑造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半人半神；他逼迫上帝退位，目的就是要篡位。蘇聯政府的教會改革是大規模政治手腕的運用，而且運用的相當成功，蘇聯的教會正如其他所有政府機關一般，完全受到史達林的控制。此時，上帝與史達林同為教會讚頌的對象，教長亞力克西(Алексей)曾說道：

「讓我們感謝上帝，因為祂送給我們領導我們國家的聰明人物，而這

²⁴ 見第三章第一節。

²⁵ 見註 214，第 184 頁。

²⁶ 見註 214，第 185 頁。

²⁷ 同上註。

²⁸ David J. Dallin 著，余風 譯，《蘇聯真相》。台北：編譯館，1950年，第 72 頁。

批人物中，又以上帝選擇的天才領袖史達林爲首，他領導我們的祖國走向勝利之途，將來更會領導她走向空前的光榮。」²⁹

一九四四年，教會監督長尼古拉(Николай)寫道：

「信徒們和國內的其餘人士都承認，我們的領袖是我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他身上有最優美、最高尚和最深的聰明，有慈父的心、有統治的天才。」³⁰

教長更下令所有教堂「爲我們愛基督的國家裡，上帝所賜予的人民領袖之福壽祈禱」³¹。《莫斯科二〇四二》形容教會是「黨的小妹妹」，便是有意諷刺屈服於史達林淫威的教長。

綜上所述，可以斷定莫斯科共和國中的無神論並非偶然，而是對蘇聯反宗教運動中無神論的戲擬。莫斯科共和國，教會的存在目的也是對蘇聯教會的戲擬。在史達林時代，教會讚美上帝的同時，也必須間接地讚美史達林；莫斯科共和國的教會則不再歌頌上帝，只歌頌格尼亞里西姆斯。史達林的宗教迫害行動，始終未能消除宗教對俄國人的影響；《莫斯科二〇四二》卻以滑稽模擬的手法，消暱莫斯科共和國裡所有的宗教，同時也消暱了極權統治與宗教信仰之間的界線。

貳、共產主義「東正教化」

在莫斯科共和國，所有人都是無神論者，人們不信奉任何宗教，也不膜拜任何神祇。但他們對領袖的崇拜、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卻近似於一種對宗教的狂熱，無論在言談或是行爲舉止方面，他們的表現猶如虔敬的教徒，顯然地，此時宗教信仰與政治之間的界線已遭消解。這一部分將分析《莫斯科二〇四二》中共產主義「東正教化」的表現方式。

在莫斯科共和國，每一名剛出生的共產黨員都必須接受「星禮」：

「剛出生的共產黨員，須接受『星禮』儀式。」³²

“Родившись, комунянин подвергается обряду звездения.”

²⁹ 見註 219，第 84 頁。

³⁰ 同上註。

³¹ 同上註。

³² 《Москва 2042》,с.204.

莫斯科共和國的「星禮」，是戲擬東正教的洗禮。洗禮是東正教入教的儀式，洗禮式的俄文稱作“обряд крещения”。《莫斯科二〇四二》刻意將“крещение”改為“звездение”；在俄語標準語中並無“звездение”一詞，該詞是以“звезда”（星星）為詞根所創造出來的。而五角星為共產黨的象徵標誌，《莫斯科二〇四二》所謂的「星禮」，指的是共產黨入黨的儀式。

此外，莫斯科共和國人民在身體前方畫五角星的動作，也是對東正教教徒的戲擬：

「他伸出五指，在自己身上畫著這樣的圖形：前額—左膝—右肩—左肩—右膝—前額(呈五角星圖案)。」³³

東正教教徒有在胸前畫十字的習慣，教徒畫十字時以三個手指(拇指、食指、中指)捏合，另外兩指則緊貼手掌，自上而下，由額頭到腹部，然後由右肩到左肩，畫出一個十字的圖案。教徒畫十字時的每一個動作都有特定的含義。三個手指捏合象徵聖三位一體(即聖父、聖子和聖靈)，兩個手指緊貼手掌象徵基督從天上降臨至地上，同時也象徵著耶穌基督的神人二性。自上而下，手先放在額頭是聖化理智，然後放在腹部是聖化情感，從右肩到左肩是聖化肉體。畫完十字之後必須鞠躬，表示對這些象徵的敬拜。莫斯科共和國的人民以五指畫出五角星時，五指是象徵五位一體(民族、黨派、宗教、警戒和國家安全)，五角星代表著共產黨的領導，至於其他動作則無特別的象徵意義，純粹是滑稽模擬東正教教徒畫十字的動作。

《莫斯科二〇四二》也戲擬了東正教教徒的習慣用語，例如，在莫斯科共和國裡，人們見面時都以「斯拉格」(Слаген)一詞作為問候語：

「大將軍第一個走過來，將他肥胖的手伸向我，並且面帶笑容地對我說了一句『斯拉格』。……接著，另一名將軍也走過來，伸出他的手，同樣對我說了一句『斯拉格』。」³⁴

“Слаген”是“Слава Гениалиссимусу”(感謝格尼亞里西姆斯)的縮略語，而“Слава Гениалиссимусу”是戲擬東正教教徒常說的“Слава Богу”(感謝上帝)。另外，莫斯科共和國人民口中經常喃喃唸道：「格納啊！」“О

³³ 《Москва 2042》,с.118.

³⁴ 《Москва 2042》,с.111.

Гена!”³⁵則是戲擬教徒們常掛在口邊的「天啊!」“О Боже!”。莫斯科共和國人民之於國家領導人的態度，與東正教教徒之於上帝的態度並無二致，《莫斯科二〇四二》以戲擬的手法消解了兩者之間的界線。

基督教受洗儀式中所授與的名字，即為教名；在莫斯科共和國裡，人民被賦予的「星名」(звёздное имя)，便是對基督教教名的戲擬。然而，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這些意識形態化的「星名」不僅是戲擬技巧的表現，更蘊含著深刻的諷刺意味，例如：Коровяк Пропаганда Парамоновна 在莫斯科共和國擔任宣傳共產主義的工作，“пропаганда”一詞在俄語中，正為「宣傳」之意，而“Коровяк”與“коровьяк”(牛糞)的發音相近，這個名字是刻意用以諷刺共產主義宣傳工作的價值；Отец Звездоний 負責掌管共和國的宗教事務，在俄語中，神父稱為“Отец Католический”，但由於莫斯科共和國政治與宗教界線模糊，具宗教意義的“католический”(天主教的)變成象徵共產黨的“звезда”(星星)。而莫斯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的「星名」Гениалиссимус 也含有戲諷之意；蘇聯時期的獨裁統治者史達林，具有“Генералиссиму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蘇聯總司令)的頭銜，《莫斯科二〇四二》以“генералиссимус”的諧音“Гениалиссимус”作為統治者的「星名」，目的在諷刺其獨裁政權。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家努力要將共產主義變成人類最後的宗教，正如盧那恰爾斯基(А.Луначарский)所言：「由破壞到建設，開始建造無產階級文化的第一層樓時，要讓社會主義思想扮演重要角色，成為『最後的宗教』。」³⁶除此之外，《莫斯科二〇四二》的〈基督再臨〉一節中也以戲擬的手法，諷刺政教不分的現象。〈基督再臨〉描述嘉年華洛夫回歸祖國的盛況，他打著消滅共產主義統治的口號，卻擁有基督再臨的氣勢，甚至還在凱旋門前，對共產黨員作最後的審判；此時的嘉年華洛夫不只是政治上的領袖，更儼若俄羅斯人民精神上的寄託。因此，不僅是共產主義統治具有政治宗教化的傾向，而是所有形式的極權政治都有宗教化的傾向。

³⁵ 《Москва 2042》,с.118；在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也有類似的戲擬，新世界人類口中的“My Ford”(吾主福特)，便是戲擬基督徒常說的“My Lord”(吾主)。因此，這句話也可以視為對《美麗新世界》的戲擬。

³⁶ Луначарский Ф.,*Великий переворот*.Пбг.,1919,с.44.

第三節 語言觀點之戲擬

壹、新詞

一、外來語(иноязычные заимствования)

《莫斯科二〇四二》的敘事者維塔利遊走於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的慕尼黑、多倫多，與公元二〇四二年的莫斯科之間，因此，文本中運用了許多外來詞語(此指尚未進入俄語標準語的外來詞語)，戲擬三個城市語言的差異。

《莫斯科二〇四二》開頭的背景於德國慕尼黑，因此，文本中運用許多德語的外來語，例如：

биргартен	biergarten	露天啤酒屋
масс	mass	一公升啤酒
райзбюро	reiseburo	旅行社
херр	herr	先生
раухен одер ниht раухен	rauchen oder nicht rauchen	吸煙或不吸煙
Их ферштее зи ниht	Ich verstehe sie nicht	我不了解您的意思

此外，敘事者與友人季里別洛維奇的對話中，也運用了許多外來的詞語。由於季里別洛維奇長期旅居加拿大的多倫多，因此，他說俄語時，借用了大量的英語詞彙，例如：

айдентификейшен	identification	身分證件
бодигард	bodyguard	保鏢
брекфаст	breakfast	早餐
клинить	clean	清理
майл	mile	英里
слиперы	slippers	拖鞋
ти-шерт	T-shirt	無領上衣
фолуй	follow	跟著

шулдер	shoulder	路肩
шюр	sure	確定
экзит	exit	出口
южели	usually	經常

以上借自德語及英語的詞彙，皆尚未進入俄語標準語的範疇，並非俄語中正式的外來語，而是戲擬俄國僑民借用外語詞彙的語言習慣。季里別洛維奇致電維塔利的談話中，便運用了許多這類新詞：

“В Торонто зарентуешь кар, какой-нибудь небольшой незаметный, выедешь на хайвэй, там возьмешь шестой экзит, проедешь ровно два майла, на шулдере увидишь голубой «шевроле» Фолуй за этим «шевроле»”³⁷

(你在多倫多租一輛不大又不顯眼的車，從六號出口下高速公路，再行駛兩英里，你會在路肩看見一部天藍色的「雪芙龍」。跟著這部「雪芙龍」.....)

季里別洛維奇的話語中，將外來語套用上俄語語法，營造出滑稽的效果，是對僑民語言的戲擬。如今，全球化時代已來臨，各種語言界線日趨模糊，但對於一九八〇年代的俄國讀者而言，這些外來語的使用卻相當陌生，《莫斯科二〇四二》借助這種陌生感，成就了語言的離心化。

二、縮寫詞(аббревиатура)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後，現代俄語³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以詞彙方面的轉變最為顯著。蘇聯時代的俄語詞彙中，出現了大量的縮寫詞，例如：

БСЭ—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蘇聯大百科全書
ВАО—всесоюзное акционерное общество	全蘇股份公司
СВЧ—сверхвысокая частота	超高頻
ЦПКиО—центральный парк культуры и отдыха	中央文化休息公園

³⁷ 《Москва 2042》, с.42.

³⁸ 俄語自普希金(Пушкин)時代開始進入現代俄語時期，至今約有一百七十年左右的歷史。

ЧП—чрезвычайное происшествие	重大事故
<p>這些縮寫詞無法從字面上獲知其詞彙意義，因此，一般的外國人多半無法理解這些縮寫詞的含意。《莫斯科二〇四二》便戲擬了這個現象，敘事者進入莫斯科共和國後，發現當地縮寫詞的使用相當頻繁，例如：</p>	
Безбумлит— <u>Безбумаж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u>	無紙文學
Бумлит— <u>Бумаж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u>	紙上文學
БЕЗО— <u>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ь</u>	國家安全局
Внубез— <u>Внутрення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u>	內部安全局
ГЭОЛПДИК— <u>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ый Орден Ленина Публичный Дом Имени Н.И.Крупской</u>	榮獲列寧獎章以克魯普斯科伊為名之國家化驗中心
ИНИЗИН— <u>Институт Извлечения Информации</u>	資訊獲取中心
Инсоночел— <u>Институт создания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u>	新人製造中心
Кабесот— <u>Кабинет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отправлений</u>	廁所
КК— <u>Кольцо Коммунизма</u>	共產主義仇恨圈
Компис— <u>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u>	共產主義作家
Комсор— <u>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соратник</u>	共產黨同志
КПГБ— <u>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u>	國家安全共產黨

Меобскоп— <u>Мест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скопления</u>	公共聚集地
НБГ— <u>Напиток Бессмертия Гениалиссимуса</u>	格尼亞里西姆斯之 長生不老湯
Предкомоб— <u>Предприят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учения</u>	共產主義培訓事業
Прекомпит— <u>Предприят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итания</u>	共產主義餐飲事業
Пукомрас— <u>Пунк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u>	共產主義配給點
УПОПОТ— <u>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е Повышенных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u>	高需求供應中心

以上詞語並非俄語中通用的縮寫詞，而是爲了戲擬蘇聯時代縮寫詞氾濫的現象，所創造出的新詞。

《莫斯科二〇四二》中所使用的新詞，包括外來語與縮寫詞，都是戲擬蘇聯時期的語言現象。外來語方面，旅居國外的俄國僑民雖然濡浸於新的語言環境中，但仍無法擺脫俄語的影響，兩者互相衝突之下，自然出現兩種語言夾雜的現象，因而衍生出許多說話者自創的外來語，《莫斯科二〇四二》藉著戲擬的手法，諷刺了這種語言衝突的矛盾。縮寫詞方面，在蘇聯時代共產黨標榜高效率的原則下，產生了許多縮寫詞，《莫斯科二〇四二》透過戲擬，反映出當時急欲改變語言習慣而矯枉過正的情況。

貳、官僚語言

《莫斯科二〇四二》除戲擬蘇聯時期的新詞外，也戲擬了蘇聯時期冗長晦澀且充滿矛盾的官僚語言。敘事者抵達莫斯科共和國時，共產主義作家代表團的團長便以充滿官僚氣息的語言向他致意：

“Позвольте от имени нашей небольшой комписов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сер-

дечно поздравить вас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³⁹

(請允許我以我們這個不大的共產主義作家代表團為名，誠摯地恭賀您的歸來。)

不僅歡迎語充滿官僚氣息，代表團團長與敘事者交談時，也使用官僚式的語言：

“Скажи ему, что восхищен тем, что он в его возрасте так прекрасно выглядит и даже не утратил слуха.”⁴⁰

(告訴他，至感歡欣他在這個年齡看來還如此健壯，並且耳力極聰。)

試比較：

“Скажи ему, что Я рад, что он в его возрасте так прекрасно выглядит и даже хорошо слышит.”

敘事者在莫斯科共和國演講時，其開場白也顯得官腔官調：

“Уважаемые товарищи.....Дорогие комсоры, дамы и господа!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озвольте мне выразить мою глубочайшую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всем устроителям этого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го праздника 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её Верховному Пятиугольнику, органам БЕЗО,.....”⁴¹

(敬愛的同志們.....親愛的共產黨同志們，女士先生們!首先，請容許我向所有這場盛大慶典的籌畫者致上最深的感謝之意，同時也要向我們的黨、最高五角星及國家安全機構致上最深的感謝之意。)

試比較：

“.....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Я хочу поблагодарить всех устроителей этого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го праздника и.....”

在共產黨標榜高效率的原則下，大量的縮略語相應而生，但矛盾的是，強調高效率的莫斯科共和國裡，官員們卻總是使用繁冗雜長的官僚語言；《莫斯科二〇四二》中對官僚語言的戲擬，突顯出蘇聯時期語言使用上的矛盾之處。

此外，莫斯科共和國的各個場所都會以告示或標語說明注意事項，這些告示也是對官僚語言的戲擬，例如：

“Правила также указывали, чт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м пунктов помыва

³⁹ 《Москва 2042》,с.111.

⁴⁰ 《Москва 2042》,с.112.

⁴¹ 《Москва 2042》,с.336.

запрещено :

1. Мыться в верхней одежде ;
2. Играть на музыкальных инструментах ;
3. Отправлять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надобности ;
4. Портить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имущество ;
5.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запрещается разрешать возникающие конфликты с помощью шаек и других орудий.”⁴²

(消費者之沐浴規則，明文禁止如下：

- 一、沐浴時穿著上衣；
- 二、演奏樂器；
- 三、排泄；
- 四、毀損共產主義資產；
- 五、決不容許藉由舀勺及其他梳洗用具所引發之爭端。)

又如：

“В Прекомпите запрещено :

1. Поглощать пищу в верхней одежде ;
2. Играть на музыкальных инструментах ;
3. Становиться ногами на столы и стулья ;
4. Вываливать на столы, стулья и на пол недоеденную пищу ;
5. Ковырять вилкой в зубах ;
6. Обливать жидкой пищей соседей ;
7.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запрещается разрешать возникающие конфликты с помощью остатков пищи, кастрюль, тарелок, ложек, вилок и друг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мущества.”⁴³

(在普列科姆皮特⁴⁴禁止：

- 一、用膳時穿著上衣；
- 二、演奏樂器；
- 三、站立於桌椅上；
- 四、將殘茶剩飯傾倒於桌椅及地板上；

⁴² 《Москва 2042》,с.149.

⁴³ 《Москва 2042》,с.171.

⁴⁴ 普列科姆皮特為 Прекомпит(Prjekompit)之音譯。Прекомпит全稱為“Предприят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итания”(共產主義餐飲事業)。

五、以刀叉剔牙；

六、以流質食物潑灑鄰座客人；

七、嚴禁藉由殘茶剩飯、鍋碗瓢盆及其他國有資產所引發之爭端。）

以上兩則告示在形式上具有官僚語言制式化的特點，這兩則告示分別是澡堂與餐廳所發布的規定事項，但第一則告示的第一、二、五點，竟與第二則告示的第一、二、七點相同，顯然，這些告示純粹是照本宣科，並無實際規範的作用。然而，這些表面看來非常嚴肅的公告，內容卻充滿非邏輯性的語言，例如：澡堂公告的第一項，即禁止沐浴時穿著上衣，但若按正常邏輯說來，根本無須列出此項規定，因此，可以看出該告示中的非邏輯性思考。巴列夫(Ю.Борев)曾說：「戲擬是在模仿中喜劇式地誇大，這種誇大、諷刺式的模擬是很獨特的現象，它造就了喜劇，卻降低了內容的層次。」⁴⁵換句話說，戲擬只賦予事物的表面特徵，而不具備深層的內容，使得內在與外在無法搭配，莫斯科共和國裡的告示便具備此種戲擬的特徵。

此外，莫斯科共和國當局所頒布的命令，也是對蘇聯時代公文用語的戲擬：

“Учитывая выдающиеся заслуги в деле создания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отсутствие наличия в его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еступного умысла,отсталость е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и за давностью лет Карцева Виталия Никитича:

1. Полностью реабилитировать и отныне считать полноправным гражданином Московской ордена Ленина Краснознамен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2. Реабилитированного Карцева произвести в чин младшего лейтенант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службы с присвоением ему звездного имени Классик;

3. В связи с приближающимся столетием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Классика Никитича Карцева объявить его юбилей всенародным праздником;

4. Обязать юбилейный Пятиугольник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подготовку к юбилею на высоком иде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а во всех трудовых коллективах провести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е митинги, собрания, чита-

⁴⁵ Пропп В.Я., *Проблемы комизма и смеха*. СПб:Алетей,1997.с.99.

тельские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 обязательным повторным изучением основных трудов юбиляра.”⁴⁶

(基於卡爾切夫·維塔利·尼基契奇在預備文學創作方面傑出的功績、其作品中犯罪意圖之行爲存在的缺乏、其世界觀的落伍，再加上他的年事過高，特頒此令：

一、全面性地恢復名譽，並視同獲頒莫斯科共產主義共和國之列寧勳章；

二、授與恢復名譽的卡爾切夫文學勤務少尉之銜，並賜與星名「克拉希克」；

三、鑒於卡爾切夫·克拉希克·尼基契奇百歲誕辰的迫近，其百歲誕辰紀念日公告爲全民的節日；

四、授權五角星紀念委員籌辦具崇高政治思想層次之紀念大會，並於全體工作人員間舉行群眾大會、會議及讀者代表大會以溫習紀念大會受慶人之重要著作。)

此項命令中的用語深具官僚色彩，它戲擬了蘇聯官方公文的特性，包含動詞「靜詞化」、贅語(плеоназм)與矛盾的修辭(оксиморон)：

1、動詞「靜詞化」

動詞「靜詞化」爲公文語體的重要特徵，其目的在使文句顯得莊嚴、隆重，但卻增加了語句斷句上的困難，因而造成語句過於冗長。例如：

“..... с обязательным повторным изучением основных трудов юбиляра.”

試比較：

“.....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овторно изучать основные труды юбиляра.”

“Реабилитированного Карцева произвести в чин младшего лейтенант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службы с присвоением ему звездного имени Классик.”

試比較：

“Реабилитированного Карцева произвести в чин младшего лейтенант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службы, и присвоить ему звездного имени Классик.”

2、贅語

贅語指敘述中語彙及語法所傳達的思想過於膨脹，因而使句子顯得繁

⁴⁶ 《Москва 2042》,сс.124~125.

冗。例如在“выдающиеся заслуги”(傑出的功績)這個詞組中,“заслуги”一詞本身已含有傑出的意味,因此,“выдающиеся”爲贅語。又如:

“Обязать юбилейный Пятиугольник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подготовку к юбилею на высоком иде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а во всех трудовых коллективах провести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е митинги, собрания, читательские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 обязательным повторным изучением основных трудов юбиляра.”在這個句子中也含有許多贅語:句中的“Обязать……с обязательным……”由於語義上的重複,使這個句子顯得累贅;而“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подготовку к……”中,“организовать”本身有籌畫、準備之意,與“подготовка”(準備)連用,造成不必要的重複;再則,“провести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е митинги, собрания, читательские конференции”中,“митинги”、“собрания”與“конференции”所指皆同,三個詞連用顯得過於累贅。

3、矛盾的修辭

“……отсутствие наличия в его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еступного умысла.”其中“отсутствие”(缺乏)與“наличие”(存在)爲反義詞,但此處卻以“наличие”來修飾“отсутствие”,爲矛盾的修辭。此外,在“в его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еступного умысла”這個詞組中,也具非邏輯性思考,由於“действие”(行爲)不可能出現在“умысел”(意圖)之前,因此,以“умысел”來修飾“действие”亦爲矛盾的修辭。而此項命令頒布的目的在於表揚敘事者,但他受表揚的原因之一竟是“отсталость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世界觀的落伍),顯然也含有矛盾的思想。

參、謬誤語言

《莫斯科二〇四二》除了戲擬俄國僑民的語言,也戲擬了外國人所說的謬誤俄語。由於俄語詞彙與語法的規則繁雜,總令外國人無法確切地掌握,因而經常出現許多語法上的錯誤。《莫斯科二〇四二》中美國記者約翰(Джон)的話語,便是戲擬外國人所說的謬誤俄語:

“Я знаю, что вы покупили билет. Я приехал сюда не для вас, а для не-
большой интервью у господин Карнавалов.”⁴⁷

(我知道您買了票。我來這兒,不是爲您而來的,而是爲了到嘉年華

⁴⁷ 《Москва 2042》, с.82.

洛夫先生那兒做個小型的訪問。)

試比較：

“Я знаю, что вы купили билет. Я приехал сюда не для вас, а для не-
большого интервью у господина Карнавалова.”

“И если можно, делайте немного улыбка.”⁴⁸

(如果可以的話，多做出一些笑容。)

試比較：

“И если можно, делайте немного улыбок.”

沃伊諾維奇藉著約翰所使用的俄語，戲擬了外國人的謬誤俄語，同時也嘲弄了俄語本身錯綜複雜的語法規則。

⁴⁸ 《Москва 2042》, с.83.

第四節 作者之自我戲擬

在本論文第三章中，除了探討《莫斯科二〇四二》的個人崇拜神話主題外，同時也分析了文本中人物對現實世界人物的戲擬：格尼亞里西姆斯的個人崇拜神話，建築在對史達林的戲擬之上；而嘉年華洛夫的個人崇拜神話，則建築於對勝利者喬治與索忍尼辛的戲擬之上。此外，《莫斯科二〇四二》的敘事者形象也是對現實世界人物的戲擬，是作者沃伊諾維奇的自我戲擬。《莫斯科二〇四二》的敘事者在文本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他不但參與了情節的發展，對於整個文本而言，更是別具意義。這一節將以巴赫金小說理論中的「傻子」(дурак)，分析《莫斯科二〇四二》的敘事者形象，以及敘事者與作者之間的聯繫。

壹、巴赫金小說理論中的「傻子」

中世紀的諷刺模擬文學中，出現對往後的小說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三個人物，他們分別是騙子(плут)、小丑(шут)與傻子(дурак)。他們的存在，本身具有轉義而非直義⁴⁹，他們的外表、他們的言行舉止所表現的不是直接的意義，而是轉義，有時甚至是相反的意義，因此，不可照字面來解讀他們，因為他們是表裡不一的。此外，他們也有著獨具的特點和權利，他們是整個小說世界中的「外人」，不跟小說世界裡的任何一種人生處境互相聯繫，任何人生處境都不能令他們滿意，他們看出了每一種處境的反面和虛偽。這些人物不僅自己在笑，別人也嘲笑他們，他們的笑聲帶著公眾廣場的性質，能將他人的生存外在化。

巴赫金指出，小說基本的任務，在於揭發人與人關係之中所有惡劣與虛偽的常規。因此，小說家需要某種形式上的面具，用來決定他觀察生活，以及把生活公諸於世的立場⁵⁰。而傻子的面具正具備這樣的功能，他以無私心的天真與衷心的不理解，作為揭露惡劣常規的力量。這種「不理解」的形式是作者刻意安排的，但在人物身上則是出於忠厚和天真，這種「不理解」往往是揭發陋習的關鍵。這些被揭露的常規，指的是日常生活中、

⁴⁹ 見註 205，第 355 頁。

⁵⁰ 見註 205，第 357 頁。

藝術中、道德上、政治上等等的成規，而傻子以其「不理解」突顯出其中的弊病⁵¹。

在反對所有現存形式的虛禮與違背人性方面，傻子的面具具備諷喻的意義⁵²，它給了人們權利，可以不理解，可以糊塗，能夠撕去別人的假面，並有權公開個人生活及其一切最秘密的隱私⁵³。俄國的後現代主義文學受其文學傳統的影響，具有「裝瘋賣傻」(юродствование)的特點⁵⁴。

貳、《莫斯科二〇四二》敘事者的傻子形象

《莫斯科二〇四二》的敘事者藉由時空之旅，進入公元二〇四二年的莫斯科；此時的莫斯科已非敘事者所熟悉的家園，在那個陌生的時代，敘事者猶如傻子一般，對莫斯科的一切一無所知，然而，敘事者猶如傻子般的「不理解」，卻揭露了莫斯科共和國許多荒唐、可笑的現象。這一部分將分析《莫斯科二〇四二》敘事者的傻子形象，與他所揭發的惡劣常規。

一、對體制的不懈

《莫斯科二〇四二》的敘事者進入公元二〇四二年的莫斯科後，發現當時的莫斯科被稱作莫斯科共和國，並且實行著「真正的共產主義」。然而，敘事者卻不能理解蘇聯境內的莫斯科，如何能擁有不同於蘇聯當局的體制：「—抱歉，我不大明白。莫斯科不再是蘇聯的一部分了嗎？—我問道。—莫斯科不但是蘇聯的一部分，她還跟從前一樣是蘇聯地理、歷史、文化與精神上的首都。—卡穆尼·伊凡諾維奇驕傲地說道，—但是，我們所敬愛的格尼亞里西姆斯以其獨到的洞察力，創造了一套理論，依據這套理論，在同一個國家能夠實踐兩種不同的理論系統。—啊!.....就像中國那樣，在一個國家內實踐著兩種理論系統。—我很高興了解了他的意思。.....」

⁵¹ Бахтин 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6, с. 199.

⁵² 見註 242, сс. 196~200.

⁵³ 見註 205, 第 358 頁。

⁵⁴ 見註 95, с. 154.

—您的說辭含有形而上學、黑格爾哲學和康德哲學的味道。—普拉帕岡姐·帕拉莫諾芙娜笑著說。……

—拿這個國家跟偉大的蘇聯比，實在不值得。在中國，有社會主義也有邪惡的資本主義，就好比香港。蘇聯則是整片社會主義大陸，並且擁有共產主義的核心。」⁵⁵

這段對話藉由敘事者的無知，揭露了莫斯科共和國獨斷主義的本質。此外，維塔利也不解為何迎接他的代表團成員都身著軍服：

「……但我又看到另一個軍隊，共三男兩女，……三名男性與其中一名女性佩帶著星型肩章，顯然擁有將軍的頭銜。……我走下階梯時，不排除有馬上被逮捕的可能性。」⁵⁶

由於敘事者不明白莫斯科共和國的軍國體制，導致他誤以為前來迎接的代表團，是當局派來逮捕他的軍隊。

二、對諸多規定的不解

敘事者在莫斯科共和國通關時，不解海關人員為何指出他的行李中有違禁品：

「他再三地向我致歉，並告訴我說，在我的行李中查獲違禁品。

—例如說呢？—我問道。

—例如這個，—海關人員說道，並拿出我的尼康牌照相機，然後將照相機打開。

—你這是在做什麼！—我喊道，—你這樣會讓底片曝光！難道在你們國家裡不准照相嗎？……

—真是可笑，—我說，—這是什麼蠢規定！在你們的莫斯科共和國裡，什麼都不能照嗎？

—抱歉，您要了解，—海關人員說道。—在我們莫斯科共和國裡，可以隨意拍攝任何物品、任何地點與任何人物，只是不能夠使用軟片。」⁵⁷

以上的對話，是藉著敘事者無法理解海關人員查扣底片的理由，突顯出莫

⁵⁵ 《Москва 2042》,с.120.

⁵⁶ 《Москва 2042》,сс.110~111.

⁵⁷ 《Москва 2042》,с.141.

斯科共和國中既矛盾又荒謬的規定。

關於莫斯科共和國刑罰的規定，敘事者同樣毫無所知：

「某天，依絲克琳娜向我陳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莫斯科共和國裡不但沒有死刑，就連死亡也沒有。

—怎麼會這樣？—我難以置信地問道，—難道你想要跟我說，共產主義的科學家已經發明了長生不老藥？……

依絲克琳娜說，在莫斯科共和國裡的老人與殘障人士，若非編輯委員會或最高五角星委員會的成員，一律送往第一圈去，他們會在那裡結束生命。」⁵⁸

這段敘述藉著敘事者的不解，揭發了莫斯科共和國枉顧人權的舉動。

三、對語言的不解

敘事者入境莫斯科共和國後，當局為他安排一名專屬的翻譯員，但是，他不明白同樣說俄語，為何還需要翻譯：

「在途中，我問卡穆尼·伊凡諾維奇為何不直接與我交談，而要透過翻譯員。

—難道我們說的不是同一種語言嗎？—我問。他耐心地等待翻譯，然後解釋道：我們確實是使用很相近的詞彙，但語言不是只有詞彙，還包括思想的內涵。翻譯的功能，就是將談話的內容從一個思想系統，轉化成另一個思想系統。」⁵⁹

此外，敘事者對於莫斯科共和國裡所使用的縮略語，多半無法理解，例如：廁所叫作“кабесот”，它其實是“кабинет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отпращлений”的縮略語，諸如此類的新詞，在莫斯科共和國中不勝枚舉⁶⁰。

四、對思想的不解

莫斯科共和國人民的思想邏輯也讓敘事者無法理解：

⁵⁸ 《Москва 2042》,сс.199~200.

⁵⁹ 《Москва 2042》,с.116.

⁶⁰ 參閱第四章第三節。

「……我們對於所有事物的認知，遠比你們那個時代的人來得深、來得廣。我們大家都知道，原生產物是再生的，再生產物是原生的。一元帥說道。

—簡直是一派胡言，—我突然脫口而出，—這就類似於形而上學、黑格爾哲學與康德哲學。實際上，原生產物是原生的，再生產物是再生的。」⁶¹

由於獨裁者施行思想教育，致使莫斯科共和國人民的思想邏輯與敘事者是完全相反的。敘事者對於莫斯科共和國人民思想邏輯的「不理解」，正顯示出該國思想教育的成效卓著。

五、對生活習慣的不解

敘事者初次見到依絲克琳娜時，不解為何她要將頭髮理光，後來依絲克琳娜向他解釋道：

「所有的共產黨員只在冬天蓄髮，到了夏天就會將頭髮全部剪掉，並且捐獻出去，……這便是再生產物，是非常珍貴的。」⁶²

敘事者不了解，為何莫斯科共和國會將再生產物視為珍寶；他衷心的不解，正曝露出莫斯科共和國物資短缺的窘境。

參、作者之自我戲擬

《莫斯科二〇四二》的敘事者維塔利為蘇聯八〇年代的流亡作家，離開蘇聯後，與妻子僑居於德國的慕尼黑，維塔利的經歷幾乎就是作者沃伊諾維奇的寫照⁶³。維塔利對嘉年華洛夫的態度，也正反映出沃伊諾維奇與索忍尼辛之間的嫌隙。維塔利的文學生涯起步較嘉年華洛夫稍早，但是，嘉年華洛夫崛起後，光芒卻遠勝過維塔利，使他相當不是滋味：

「自從嘉年華洛夫出現後，季里別洛維奇就不再玩味我的小說。……
—老朋友，相信我的眼光，他確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天才。—季里別

⁶¹ 《Москва 2042》,сс.241~242.

⁶² 《Москва 2042》,с.193.

⁶³ 參閱第二章第三節。

洛維奇鄭重地說道。」⁶⁴

除了季里別洛維奇的青睞之外，嘉年華洛夫的作品一發表，隨即獲得大批讀者的擁戴，這也是維塔利所望塵莫及的。現實世界中，沃伊諾維奇自一九五〇年代開始，就經常在報紙上發表詩作，一九六一年後便頗有名氣。索忍尼辛則長期默默從事秘密寫作，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的小說《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才獲准發表，這部作品一發表立刻引起海內外巨大的迴響，也使得索忍尼辛一夕之間聲名大噪，此後，其名氣更是遠勝過沃伊諾維奇。

此外，維塔利對嘉年華洛夫著作的反應，可以從他與莫斯科共和國的科學家愛迪生(Эдисон)的對話中窺見：

「—請轉告辛·辛梅契，若他能下令禁止任何人打攪我的工作，我願與他分享長生不老藥。—愛迪生說道。

—拜託，—我大叫一聲。—拜託你千萬別那麼做，如果他真能長生不老，他那些草率完成的長篇鉅作將會壓死所有的人。」⁶⁵

維塔利的一席話道出了沃伊諾維奇的心聲，這可以從沃伊諾維奇後來發表的談話中得到驗證。沃伊諾維奇於二〇〇二年五月份《總結》(Итоги)雜誌的專訪中提到：

「索忍尼辛於一九六二年問世的《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並非他創作的開始，而是創作的巔峰，之後的創作是每況愈下，……他越寫越多，而且越寫越差。」⁶⁶

然而，《莫斯科二〇四二》中維塔利與嘉年華洛夫的爭執⁶⁷，也反映出沃伊諾維奇與索忍尼辛精神志業的不同。沃伊諾維奇與維塔利皆憎惡武斷主義與任何政治上的極端主義，他們崇尚多元主義，與俄國西方派(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的立場相近；而索忍尼辛與嘉年華洛夫則認為多元主義是不牢靠的，他們服膺東正教的傳統與俄國固有的救世主思想，其立場趨近於俄國的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⁶⁴ 《Москва 2042》,сс.46~47.

⁶⁵ 《Москва 2042》,с.342.

⁶⁶ 轉引賴盈銓，〈挑戰索忍尼辛〉，《世界文學 — 情慾與禁忌》，頁 277~280。台北：麥田，2002年，第 279 頁。

⁶⁷ 見註 181。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維塔利其實是作者沃伊諾維奇的化身，作者以戲擬的手法，將自己與索忍尼辛多年來不斷爭執的議題，呈現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之中。另外，作者也藉由維塔利來抒發他與索忍尼辛暗中較勁之意：

「在那一組雕像中有果戈里、萊蒙托夫、格里鮑耶多夫、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等，很榮幸的是，我也在其中，……但令我訝異的是，竟然找不到嘉年華洛夫，更令我驚訝的是，在二十一世紀，甚至沒有人認識他。」⁶⁸

維塔利發現自己名列俄國經典作家之林時，頗為沾沾自喜；當他又發現嘉年華洛夫竟不在其中時，更難掩得意之情。《莫斯科二〇四二》的作者沃伊諾維奇將自己對索忍尼辛的情緒，轉化成敘事者對嘉年華洛夫的怨尤，並加入自嘲的成分，構成敘事者對作者的戲擬。

戲擬貫穿了《莫斯科二〇四二》整個文本，除卻體裁、思維方式、語言與人物形象含有戲擬的成分外，文本中還有許多對蘇聯社會現象的戲擬，例如：莫斯科共和國「無紙文學中心」(Безбумлит)裡的「文學奴隸」，他們只知道自己在寫作，卻不知道自己到底寫了什麼，這個現象是對蘇聯文學之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創作原則的戲擬。《莫斯科二〇四二》藉著戲擬，融匯了社會眾聲喧嘩的話語，造就出「狂歡」的效果，展現出後現代主義離心化的特徵。

⁶⁸ 《Москва 2042》,с.167.